

BABEL  
巴别塔诗典

EUGENIO MONTALE

# 生活之恶

〔意〕蒙塔莱

著

吕同六 刘儒庭

译

我时时遭遇  
生活之恶的侵袭：  
它犹如喉管扼断的溪流  
暗自啜泣，  
犹如炎炎烈日下  
枯黄萎缩的败叶，  
又像是鸟儿受到致命打击  
奄奄一息。

我不晓得别的拯救  
除去清醒的冷漠：  
它像是一尊雕像  
正午时分酣睡蒙眬，  
一朵白云  
悬挂清明的蓝天，  
一只大鹰  
悠悠地翱翔于苍穹。

——蒙塔莱《生活之恶》

*Eugenio Montale*



# 生活之恶

〔意〕蒙塔莱

著

吕同六 刘儒庭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之恶/(意)蒙塔莱著;吕同六,刘儒庭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巴别塔诗典)

ISBN 978-7-5675-5523-5

I. ①生… II. ①蒙… ②吕… ③刘… III. ①诗集—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7288号

## Eugenio Montale

Selection of Poems

© 2015 Mondadori Libri S.p.A., Milano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6-489号

## 生活之恶

著者 [意]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译者 吕同六 刘儒庭

项目编辑 陈斌 许静

审读编辑 陈锦文

特约编辑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 889×1194 32开

印张 13.25

插页 5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1次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5523-5/I·1568

定价 60.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咏叹生活之恶 追寻金色阳光

吕同六

在二十世纪的西方诗坛上，意大利隐秘派（又译隐逸派）是个十分惹人注目的诗派。它的自筑蹊径的诗学品格和艺术风格，它对不止一代意大利诗人所发生的久远而深刻的影响，簇拥在它的大纛之下的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诗人群，它享有的国际声誉（有两位代表诗人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得它在诗界独领风骚长达半个多世纪。

而隐秘派最重要的代表，当推蒙塔莱无疑。

1896年10月12日，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出生在热那亚。父亲是一家经营化学制品的公司的经理，埃乌杰尼奥是这个大家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年都到里古利亚

海滨的蒙特洛索度过愉快的夏天。民族复兴运动以后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中产阶级家庭较为宽裕的生活，旖旎秀丽的海滨风光，给他的少年时代涂上了一重美妙的色彩。

蒙塔莱自幼喜爱音乐，从男中音歌唱家西沃里学习声乐，同时孜孜不倦地研读文学作品，希望将来当一名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的炮火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美好理想，只是因为健康的原因，他被批准暂时免服兵役。1916年，蒙塔莱写出了第一首抒情诗《夏日正午的漫步》，当时他年方二十岁。翌年，他终于被征召入伍，编入第二十三步兵团，驻防诺瓦拉。后来，他被派往北方前线，指挥一个前沿哨所。

蒙塔莱经历了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亲眼目睹资产阶级政治日益腐败。生活失去了美妙的光彩，而显露出丑恶、畸形的本相。他心绪抑郁，厌恶阴暗的现实，但又深感无力改变这一切。于是，蒙塔莱埋头于诗歌创作。他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凝聚于笔端，写出了处女作《乌贼骨》。

诗集《乌贼骨》1925年出版。第一版仅印一千册，其中五百册还毁于火灾。但诗集一经问世，即刻轰动诗坛，蒙塔莱一举成为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抒情

诗人。《乌贼骨》至今已印行九版。它体现了蒙塔莱创作理论和隐秘派诗歌的重要特征。

隐秘派诗歌是意大利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产物。《乌贼骨》问世之际，意大利文学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危机。高举全面打倒传统、彻底革新文学的大旗，世纪初登上文坛的未来主义，终因纲领的过激和内部的分裂，未成气候，此时已成强弩之末。邓南遮的唯美主义曾经风靡一时，招致众多的诗人东施效颦，但如今也已日渐丧失吸引力。于是，在沉寂、贫困的意大利文学界，皮兰德娄的怪诞剧，隐秘派诗歌，便石破天惊，成为戛戛独造的文学现象。

如果说，皮兰德娄打破传统戏剧的规范，通过描写荒诞不经的环境里发生的荒诞不经的事件，表明人的自我的沦丧；那末，隐秘派则同邓南遮华美浮夸的唯美主义诗歌相悖，倾力刻画内心世界奥秘、微妙的情绪，刻画人的个性的危机。

在艺术上，隐秘派诗人排斥抽象的理念和乏味的说教，回避写实，而是直接诉诸人的感官，诉诸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和脑海里的幻觉，以精心选取的自然场景的断片作为抒情的中介，并运用立意新奇的象征、联想，去表达微妙、复杂的主观感觉。

蒙塔莱处女作《乌贼骨》卷首的《柠檬》，是一

首著名的抒情诗，又不啻是一篇隐秘派诗歌的宣言。诗人借助同一个沉默的对话者叙谈的手法，在诗中开宗明义地表示，从步入诗歌殿堂之日起，他即同官方的、学院派的“高贵的诗人们”分道扬镳了。作为诗人，他仅仅眷恋周围平凡的事物（“青草芜蔓的道路”，“丛丛芦苇的小径”，“田野”，“柠檬树”），这些最平凡的，或者说最卑贱的东西，也是最现实的，它们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而非物质的意义。诗人的旨趣在于从这些朴实无华的事物中发现生活的美，感受生活的馨香，并努力把它们展示出来，奉献给读者。

蒙塔莱的《柠檬》，使人联想到隐秘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翁加雷蒂的一句名言：诗人的生活，首先是“人的生活”。这句名言精辟地道出了隐秘派诗歌与生活关系，诗人的生活道路与诗歌创作道路的关系。蒙塔莱的《柠檬》，也使人联想到另一位隐秘派著名诗人夸西莫多的两句名诗：“啊，生活的道路 / 赋予我诗与歌”（《重归》）。

由此不难看出，隐秘派诗人虽然回避直接地反映严酷的现实，全神贯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头扎进了象牙之塔，把自己封闭起来，把自我同现实截然隔绝开来。从根本上说，现实生活始

终是隐秘派和蒙塔莱的“根”，是他们诗歌的源泉。蒙塔莱在《柠檬》中向往的那种纯朴的生活之美与情趣，同“喧嚣”、“阳光黯然失色”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诗人孜孜不倦地追寻的，是柠檬所象征的金色的阳光，“金色的歌”，是柠檬所象征的真善美。对金色阳光的赤诚眷恋，是同对“生活之恶”的强烈摒弃紧密相连的，前者是后者隐含的内核。这两者构成《乌贼骨》和蒙塔莱诗歌的两个旋律。

在《乌贼骨》中，故乡里古利亚海滨的景物不断呈现，然而，诗人无意用田园诗式的笔调去抒写绮丽明媚的自然风光，他把目光投向比人类更古老也更年轻的大自然，从草木山石中寻求慰藉和灵感。他把镜头的焦距对准大千世界中这样一些景象：“龟裂的田野”、“折断的树枝”、“烈日炙晒的卵石”、被“暴戾、吼器”的大海席卷而去的浪花，等等，这些景象在现实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却又喻示了岁月的特性。它们是失去的乐园的象征，是敏感的诗人悲凉、惆怅的心态的外化。

在那首著名的诗篇《生活之恶》中，蒙塔莱精心选取一系列富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场景，诸如“喉管折断的溪流”、“枯黄萎缩的败叶”、“奄奄一息”的鸟儿，予以着意描绘，反复渲染，并寓情于景，低徊吟



唱，淋漓尽致地倾诉人生“不可捉摸的痛楚”，抒发“生活之恶”给人酿成的悲剧，从而以异乎寻常的艺术冲击力表述了隐秘派的观点：人时时遭遇“生活之恶的侵袭”，人的个性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蒙塔莱一首《幸福》诗，咏叹人的幸福好似“眼前瑟缩摇曳”的幽光，“脚下震栗碎裂”的薄冰，是短暂的、不可捉摸的，幸福又“似孩童戏耍的气球儿”，随时会高飞远逸，消失得无影无踪。幸福捉摸不定，它是似乎可以获得，但永远不可企及，越追求越发不能获得的怪物。由此，人的心灵充溢丝丝哀怨，人的孤寂的心灵，恰似“不和谐的乐器的丝弦”，即使在瑰丽多彩的大自然中，竟然也无法获得慰藉（《英国圆号》）。人，在支离破碎的生存中，得不到喘息与安宁。人，在现实中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幸福，乃至无法存留哪怕对美好往昔的片刻的回忆。

诗人处处看到恶、痛苦。这恶是无法疗救的，因为它失去了理性。唯一的疗救是坚毅的“冷漠”，这是唯一可以摆脱恶，使人们从失望中解脱出来，战胜人的一切情感的手段。

我不晓得别的拯救

除去清醒的冷漠

为了躲避令人窒息的“生活之恶”，诗人宁愿化作：

一朵白云  
悬挂清明的蓝天；  
一只大鹰  
悠悠地翱翔于苍穹。

——《生活之恶》

而“生活之恶”却一步步地蛀蚀着世界，缓慢而无情地吞噬一切生命的血与肉，只遗留下一副骸骨。《乌贼骨》，既是生活的最终象征，也是他这部处女作的画龙点睛的名称。

《乌贼骨》还体现了蒙塔莱的一种独特的诗学观。在他看来，语言的表现力是软弱的，无能的，不可信赖的。语言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于诗人同生活之间，生活因而成为于诗人可望不可及的东西。语言的不确定性、假定性，便规定了它对生活的真实与本质的绝对表现的不可能性。生活的真正涵义也就依旧是模糊的、隐秘的。而蒙塔莱以为，真正的诗歌应当仅仅是那些表现了生活的本质的诗歌；于是，真正的诗歌实际上就成了不可企及的目标；于是，诗歌

就成了观念，成了回忆。

蒙塔莱在《乌贼骨》的许多诗篇中向我们阐释了这样一种情感的、精神的体验，即人生的痛苦不是什么别的，而只在于：他始终接近于把握现实世界的真谛，可又总是令人失望地、眼睁睁地瞧着它失之交臂。客观的物象常常在瞬息间从灰暗中浮现出来，可它们随即又重新坠落虚无，而无法捕捉它们，识别它们，把握它们。人又重新沦陷于昏暗的生存，在混乱的世界中迷茫，在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中徒然地寻找自我。

诗人意识到这一点，便摒弃任何幻想，勇敢地接受“生活之恶”和孤独的命运的挑战，勇敢地反省。诗人还意识到，诗歌表达的对象是“非存在”；诗人只能说：

我们不是什么，  
我们又不企求什么。

——《请你莫要问我们》

由此，蒙塔莱诗歌中的意象，便具有了超越文字表层意思的涵义和价值，便转化为象征。诗人因意识到自己的诗无法表现现实生活而生发的心态、情感和反思，便构成《乌贼骨》的诗学基调。

《乌贼骨》问世于意大利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微

妙的时刻。当时，墨索里尼通过“罗马进军”，已登上了多党联合政府的总理宝座，他正磨刀霍霍，图谋把所有的进步力量打下去，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乌贼骨》出版的翌年，墨索里尼的这一野心终于得逞）。在《乌贼骨》中，蒙塔莱没有正面触及当时这般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蒙塔莱笔下的“生活之恶”，蒙上了一层超然的色彩，具有朦胧的、抽象的特征。但另一方面，诗人笔下的“生活之恶”，有着明确的指向，这“生活之恶”在广义上是泛指周围世界中的种种邪恶、强暴的势力；这“生活之恶”，又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印记，是那个长夜难明的年月里诗人及其同时代人极其哀痛的心灵历程的反照。一代人承受着笼罩意大利的法西斯“阴霾”，不可遏制地喷发出失望、厌恶和悲愤的情感。不妨说，一部《乌贼骨》，不只记载着默默的忧伤，而且倾注着呐喊和抗争，流溢出维护人的自我与价值的强烈意识。

## 二

法西斯当局企图拉拢孚有声望的蒙塔莱，但遭到了失败。1925年，蒙塔莱和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克罗

齐、阿门多拉等领衔签署《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义正词严地谴责墨索里尼独裁政权。两年后，蒙塔莱迁居佛罗伦萨，随后，他被任命为该市著名文学机构和图书馆——维俄舍文学馆馆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勤奋地写作诗歌，为各种文学刊物撰稿，和进步的诗人、作家、评论家过从甚密，并到巴黎、伦敦旅行。

1938年，蒙塔莱因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解除维俄舍文学馆馆长的职务。他在白色恐怖下处境非常艰难，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一面从事美国、英国、西班牙小说和戏剧的翻译，把艾略特、庞德和莎士比亚作品介绍给意大利读者，一面继续写诗。他这一时期的诗歌结集为《境遇》。

蒙塔莱在《乌贼骨》最后一首诗《海滩》中，曾慨然表示，希望“把挽歌变成赞歌”。自然，在那支离破碎的岁月，现实不容许蒙塔莱唱出高亢激越的“赞歌”。《境遇》中的诗歌，仍然犹如一首哀婉低回的悲曲。诗人满腔忧愤，抒写死亡的阴影不可抗拒地占领历史的空间，人在痛苦中挣扎的意识；表现人的惊恐不安，仿佛暴风雨之夜撞毙于灯塔的飞鸟；人的个性遭到暴力的践踏。

但是，《境遇》中的诗章表明，诗人没有绝望。他在追寻，在求索。他既探究人生奥秘和生活完整

的、丰富的价值，又寻求疗救痛苦与邪恶的办法，寻求摆脱“生活之恶”的出路。由此，《境遇》达到了别一种境界。蒙塔莱在一些诗歌中把“生活之恶”同一定的历史时代明确地联系起来。在著名的《多拉·马尔库什》组诗中，蒙塔莱引譬连类，批判纳粹政权乞灵于暴力和蛊惑人心的宣传，“残酷的信仰把毒液四处散布”；他发出强烈的呼吁，用“沉默”、“神圣的冷漠”，来同法西斯秩序相对抗。

在不少诗篇中，诗人抒发了对他爱恋的女子的缱绻情思。这女子饱含喻意。一方面，从表层的涵义来看，诗人同她（有时称作克吕提厄，有时只称之为“她”）的关系，犹如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同他们爱恋的女子贝娅特丽丝、劳拉的关系一样，因为蒙塔莱在1930年前后曾结识一位美籍犹太女子，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克吕提厄，其实就是她的化身。诗人在她身上寄托了一种伟大的精神之爱，她和贝娅特丽丝、劳拉都是高尚的、超凡的形象，是诗人黑暗中的希望和精神上的向导，是诗人的情思与灵感的源泉。她们是诗化了的的同时又是神化了的女子形象。

然而，她们对于蒙塔莱又别具一种更深远的涵义。蒙塔莱抒写的女子克吕提厄，按照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里记叙的希腊神话，原是一位海

神，被阿波罗所爱，随又被他遗弃，后来爱上太阳，为了时时追随太阳，遂变成向阳花。

克吕提厄（或“她”），对于蒙塔莱是圣洁和光明的使者，是他的女神，就是诗歌。诗人诉诸他的女子，从她那儿获得对生活真谛的领悟，获得诗歌创作的灵感：

你的血涌进了我的脉管。

——《征兆》

然而，女神并不能长久伴随诗人。

太阳将从我们的记忆中泯灭，  
再也听不见诗歌的声音。

——《我们不晓得……》

诗人纵然晓得：

我应当断绝对你的思恋  
可我做不到。

——《我应当断绝对你的思恋》

于是，诗人的周遭又呈现一片灰暗，诗人的心头又颤过一缕悲哀。

这样，在《境遇》中，蒙塔莱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诗学观。对于诗人来说，纵然诗歌未必能表现繁富多姿的生活的本质与真谛，然而，诗歌存在着，虽然是短暂的或片刻的存在。诗歌意味着一种现实，一种形而上的现实，或者说，一种神化了的现实。诗歌成为净化精神，趋向神圣的一种手段。

《境遇》收入的诗章，全部写于法西斯统治年代。文化遭到摧残，文学同政治、文学同生活的联系纽带被扼断，人的思维与精神活动的权利被生生剥夺、钳制，是那黑暗的时代本质特征。蒙塔莱在《境遇》中，既对心灵深处的感情波纹作了出色的细腻描摹，又笔有藏锋，以深沉的甚至艰涩的隐喻，力突笔外，展示出这些具有本质意义的时代特征。这是诗集《境遇》的难能可贵之处。

### 三

1943年，德国纳粹占领佛罗伦萨期间，蒙塔莱的寓所成了从事地下斗争的朋友们秘密聚会的地方。



萨巴、莱维等进步作家都曾在他家里避难。1945年，意大利及法西斯抵抗运动掀起高潮，蒙塔莱积极投身这场斗争，被抗抵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民族解放委员会任命为它属下的文化艺术委员会成员，并加入以反对法西斯和争取民主为政治纲领的行动党，领导该党的机关刊物《自由意大利》，直至1947年该党解散。

二次大战后，蒙塔莱从佛罗伦萨迁居米兰。在担任《晚邮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音乐评论家的同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诗集《暴风雨及其他》（1956），就是他四五十年代诗歌创作的重要硕果。

《暴风雨及其他》汇集了蒙塔莱从1940年至1954年期间写下的诗作。多声部，是这一诗集的特色。我们依然可以听到，类似《乌贼骨》主旋律的悠久委婉的乐音摇曳不绝。诗人悲叹人的心灵仿佛是一潭冷漠的湖水；“炼狱永远持续”（《囚徒的梦》）。而“历史只不过在灰烬中延续，/存在只不过是覆灭”（《小小的遗言》）；“死亡，生活，是同一圆点”（《乌云》）。

然而，蒙塔莱从来不是，如今更不可能是沉湎于无病呻吟的消极受难者。他冷眼烛世，不动声色，巧妙地运用曲折的文笔，在一些诗篇中批判法西斯主义。他因物寄言，揭发法西斯专制是“酷刑和呻吟的